

今日評論

第一卷第四期

時評

英政府一月十四日的對日照會(端)

張伯倫訪義(銓)

關稅担保各債賠款的新處置(端)

敵國輸出貿易的銳減(信)

君子與偽君子

一般或特殊

論中國經濟的進步性

管理外匯的匯率政策問題

西北小故事

村漢

雷海宗

沈從文

吳半農

王元照

薛鄰

李欣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時評

英政府一月十四日的對日照會

前數日英國關於中國問題的對日照會，無

疑的，是中日戰史中一件重要文書。論精神，他與民國十六年北伐時期中張伯倫外相的說帖相同。兩者，都表現了英政府對於中華民國的準確認識，因此發出這說帖及照會的政府都願以同情的態度來協助中國完成他的獨立及統一。論立場，他與美國政府去年十月六日及十二月卅一日的對日照會相同。他們都以力圖公約為立場，都以華府會議所建立的太平洋秩序為正常的秩序，也都以不承認主義為國與國相處的無上道德。我們說說自西蒙冷落了斯汀生起，英國對於不承認主義的擁護蓋從未有如此的切實而含糊的。論文字，十四日的英照會要比去年年底的美照會更斬釘截鐵。而且，英照會中對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聲明書的看法及解釋完全以十二月二十六日蔣先生的紀念演講辭為張本。這尤可以表現英政府認識遠東局勢的充分，與同情中國的熱烈。我們對於能發出這樣一個照會的英國當然願表示我們最大的敬意與感謝！

我們深望英國能使照會中所表示的立場及決心具體化，美國的態度本早已十分明確，法國據說亦將對日作同樣的表示，十六日開幕的國聯行政院則將予共同制裁暴日事件（根據盟約第十六條）以討論：現在正是對日應有具體及有效行動的時會，我們深望英國不要失此良好的機會，失此可以同時重樹世界正義與恢復英國利益的良好機會！（端）

張伯倫訪義

這旬日來，報紙上的國外新聞，差不多都講英相的訪義，佔了首要地位。雖英前的準備，過法時的接洽，到義時的歡迎，都描寫得使讀者宛如目覩。兩國首相兩次的談話，雖有冠冕堂皇的正式公報報告：「經過情形，極為融洽。能以誠懇的態度，坦白交換意見」。可是有許多電訊指出這次會議的無結果，稱為「僵化」，判為「失敗」。因而有人推論到世界和平，還能維持多少時候，大戰是不是不可免。

世界重視這次的訪問，是應該的。一個老成碩望，舉足重的輕大英帝國，向一個新近崛起，咄咄逼人的獨裁國，用訪問的方式，來調整兩國關係。地中海的風波，此後是否可暫平靜，獨裁國的軸心，此後是否仍然堅固，看可於此次訪義的結果決定，本就够重要的了。何況義大利又對法國，發表了殖民地的要求，一心想趁這次訪問，懲重英國出面調處以滿足他；要求。同時法國性惡，英國「憐他人之愷」使法國喫虧，極力爭求這個外交自辦不必英國代勞，生怕英國在這次訪問為義所利用。所以這次訪問，又成了一個法義糾紛的大關鍵，更值得世界注意了。

這樣一個值得重視的會談，竟至談無結果，英義的關係僵化了嗎？大戰的危機迫近了嗎？我們以為未必。

英義關係，并未因此僵化。張伯倫氏遠訪的主要動機，不是來調解法義的糾紛，而是來調處義協協定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裏，撤退在西班牙的義大利志願兵，是一個癥結。英國希望義能早日撤兵，以免動搖地中海的均勢，英義在地中海無衝突，便可互相倚重以應付歐局。張氏此來大概有勸墨氏即撤兵的意思，這點沒有達到，墨氏祇允於國民軍得勝後方撤志願兵，英國不免失望。但這並不是說英便因此對義袒護義大利，或使英義的協定等於廢紙。英義協定本祇說「義國允諾，在西的義大利志願兵與軍械，若至西國內戰結束時，尚未撤盡，即應全部撤退」，對於志願兵的撤退，本無嚴格規定，張氏想較此更進一步，這次未能走通，英義的關係沒有改好，但也不至變壞。墨索里尼本來很想趁此得到對法糾紛的有利解決，那知張氏堅守他對法國的諾言，對此問題不多說，只勸義與法直接交涉。墨氏自然也不免失望，但這也不至即使義敵視英國。英國本不負調人的責任，且曾屢次表示不干法這兩國間的糾紛。這次態度祇表示英法協約的堅固，但未必便是英義協定的破裂。所以這次訪義的結果，英義兩國關係未能如雙方所期望的改進，但也未因此僵化。看兩相正式談話後醇醇的殷勤，兩國官方表示的婉和，便知說兩國關係「僵化」是不安的。我們要注意說「僵化」，說「失敗」，是與義為敵的法西斯黨派，與反對獨裁的美國合眾社。英國的路透電，及德國的

海通電，却側重「融洽」一雙方互相明瞭」。

至於大戰的危機是否因這次無結果而迫近？義大利的報紙，對法仍肆意譏罵，德國又將提出殖民地要求，加上近幾日的謠言說義已在非洲法屬邊境上集重兵，似乎戰爭真要來了，美國大使所報告的戰爭將於春間爆發要實踐了。但是沈靜想想，似乎不至如此嚴重。英義并未決裂，上已說過。法義之間仍將劇鬧，但鬧到真動槍戰，兩國想還沒有這個決心。以反映義大利外相意見着稱的報紙，不是已露出「義國或當考慮與法國進行談判」的意思嗎？英法協定，經此愈堅，使人不敢輕易挑釁，反於和平，加層保障。不過英義關係未曾改進，德義軸心因而未稍鬆懈。篤於自信，勇於冒險的希特勒君，是否將趁此又來一驚人之舉，却是不能不顧慮到的，且看後事如何。

關稅担保債賠各款的新處置

本月十三日財政部關於關稅担保債務及賠款事

項，向總稅務所發的電令，是一件極重要的處置。用担保債務及賠款的關稅，在七七事變以前，每年約有二萬一千萬餘元，內中賠款及外債約佔七千七百餘元。這自然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這筆鉅數債務之能否按期還未付息當然對於政府的信用大有影響。敵人有鑒於此，所以儘量奪取海口，奪取我國最重要的幾個海關。到了現在，以七七事變以前各關所徵的稅而言，這戰區內各海關所徵的關稅已佔關稅全數十之八九而強。敵人的目的無非要使得我們財政陷入於進退兩難的境域。我們如果因大宗關稅落入敵手而停付債賠的本息，則我政府的信用立會發生不良的影響。如果我們繼續於關稅大部遺失之後，仍繼續償付關稅所担保的債賠，則政府勢必更窮。老實說，我們所遭遇的困難是無法瞞人的，尤其無法瞞外國人的。所以去年五月政府對於英日所定關於關稅處置的辦法，採裝裝作嘔的態度，亦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據此次財政部發言人的聲明，在過去十六個月中，陸海關事，但海關收入，應付債賠各款，仍綽有餘裕。惟以日人既將戰區內各海關收入勒存日籍銀行，復不願償付債額，以致應付之款不敷甚鉅。政府為維持債信，且保障債權人利益起見，在過去十六個月中，曾准總稅務使匯商銀行，墊付至一萬七千五百萬元之鉅，且由中央銀行供給應需之外匯，使海關担保的債賠得以按期全部償付。但自本年一月起，則財政部不准總稅務司繼續有所借墊。換

言之，政府只負責償付戰區外各關應繳債額，而對於戰區內被日人控制的各關所應繳債額，則政府宣告暫不負責償還的責任。

上述的處置顯然的是一個極重要的處置，因為他一方面減輕政府每月約六百餘萬元的負擔，但可一方面則或可損及政府的信用。在大體上講起來，財政部的這新處置正當的，不但是正當的，而且我們還嫌財政部的行動過遲。我們以為這種步驟財政部早應採取，因為匯商銀行墊付如許鉅款對於政府是一宗難勝負擔的大損失。但停付關稅所担保的債賠的大部後，政府的信用不免要墜落。我們不知道財政部對這信用墜落的危險，已採取何種防止的辦法。這辦法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希望我們的財政當局者能獲各友邦的信任，因而各友邦政府消極的肯努力不使我們的信用下墜，積極的肯借款我國，以補充我們目前的外匯基金。然而要望財政當局者得着這樣的信任，中央似尚須虛衷考察國內外輿論的向背，而作最大的努力。空言與宣傳是不濟事的，姑息則更足以害事。

敵輸出貿易的銳減

近報稱本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的輸出貿易比前年同期的減少了百分之二十

一，這個衰落的趨勢仍在加強中。對外貿易在整個國家經濟上所佔的地位，對日本比對一般其他國家要重要得多。日本的經濟命脈一向是靠生絲和棉製品的輸出，和各種原料的輸入；他們的工業和軍備亦是建在這個基礎上。這次戰爭發生以來，日本為求人超的減少，對於輸入貿易進行了許多統制和限制，結果入超數額仍高，而輸出貿易則大受影響。這是因為日本輸出品製造上所用的原料，由外面運去的比國內生產的多得許多。原料輸入受了限制，匯兌手續煩雜，原料供給不敷，輸出品產量減少，成本加高，輸出貿易自然因此大減。不過這並不是日本輸出貿易跌落的唯一原因。敵人為安慰他們的人民起見，說輸出貿易的減少是由於世界各國的不景氣。一九三八年中各國的經濟景况固然不算好，却是這一年內各國的日貨抵制運動比戰事剛發生的時候增強了許多。這個運動對於日貨銷售的影響比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更大。全球各色有心人看到日本在華的橫暴殘惡的行爲，受良心和正義感所使，都想有所報復。如在英美二國，雖然他們的政府至今還沒有積極地實行對日經濟報復的政策，却是許多英美人民早已自動立願不買日貨或日本原料所做成的物品。不但歐美人民在這樣做，許多亞洲非洲如印度，海

4
峽殖民地，荷底東印度等處的人也努力抵制日貨。有八九處的日本重要市場，去年上半年所進的日貨比前年上半年的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到七十五。此外，以前日貨在世界市場的暢銷是靠價錢便宜，現在這種競爭力竟減少了不少，因為自戰爭發生以來，日本國內物價，不論批發或零售，都騰貴起來。所以各輸出品工業一方面受原料供給缺乏和原料價格高貴的影響，許多工廠因之停工或減縮作業，又一方面因為生活費上漲，勞動者的生計意見困難，工

君子與偽君子——一個史的觀察

雷海宗

觀察中國整個的歷史，可能的線索甚多，每個線索都可貫串古今，一直牽引到目前抗戰建國中的中國。「君子」一詞來源甚古，我們現可在用它為一個探討的起點。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詞。封建時代，人民有貴賤之分，貴者稱「士」，賤者稱「庶」。「君子」是士族階級普通的尊稱；有時兩詞連用，稱「士君子」。士在當時是在政治社會領導的地位，行政與戰爭都是士的義務，也可說是士的權利。並且一般講來，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顧的，行政與戰爭並非兩種人的分工，而是一種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時期當然如此，春秋時封建雖已衰敗，此種情形仍然維持。六藝中，禮樂書數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時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訓練。由左傳國語中，可知當時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不上陣的。國君也往往親自出戰，晉惠公竟至因而被虜。國君的姪兄弟也都習武。晉悼公的幼弟楊于最多不過十五歲就入伍；因為年紀太青，以致擾亂行伍而被罰。連天子之尊也親自出徵，甚至在陣上受傷。如周桓王親率諸侯伐鄭，當場中箭。當兵絕非如後世所謂下賤事，而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榮譽職務。平民只有少數得有入伍的機會，對於庶人的大多數，當兵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無上權利。

在這種風氣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鍛鍊出一種剛毅不屈，慷慨悲壯，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殺而不可辱」，在當時並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頭禪，而是嚴重的誓言。原繁受鄭厲公的責備，立即自殺。晉惠公實里克，里克亦自殺。若自認有罪，願君上寬恕不責，亦必自割或自戮。鬻拳強諫楚王，楚王不從，以兵諫，楚王懼而聽從。事成之後，鬻拳自刎，以為威

資不得增加，製造業的原料和人工成本都被提高，日貨在世界市場的售價自然比從前高得許多。因為中國的抗戰，英國蘭開夏和印度的棉工業近來又繁榮起來。日本的輸出貿易繼續跌落，則其購買外來物品，能力愈見減少。輸入原料愈少，輸出愈沒有振興，希望；同時若再多些輸入，又怕入超數額因之增加。無論日本採取什麼方針，只要戰爭延長一天，他的財政經濟愈為動搖，亦愈近於總崩潰的一天。（估）

晉君上之罪罰。接受了一種使命之後，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復命，必自殺以明志。晉欒公使力士鉏麇去刺趙盾。至趙盾府後，發現趙盾是國家的棟樑，不當刺死。但顧到國家的利益，就不至違背君命；從君命，又不至損害國家。所以這位力士就在門前觸槐而死。以上不過略舉一二顯例，類此的事甚多，乃是當時一般風氣的自然表現。並且這些慷慨的君子，絕不是純粹粗獷的武力。他們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樹，並且都能賦詩，都明禮儀，都善辭令，不為文武兼備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後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藝，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與後世的酸儒絕非同類的人物。

到戰國時，風氣一變。經過春秋戰國之際的一度大亂之後，文化的面目整個改觀。士族階級已被推翻，文武兼備的人格理想也隨着消滅。社會再度穩定之後，人格的理想已分裂為二，文武的對立由此開始。文人稱游說之士，武人稱游俠之士。前者像張儀以及所有的先秦諸子，大半都是憑着三寸不爛之舌，用讀書所習的一些理論去游說人君。運氣好，可謀得卿相的地位；運氣壞，可以招受奇辱。張儀未得志時，曾遭楚相打過一頓，誣他為小偷。但張儀絕不肯因此自殺，並且還向妻子誇口：只要舌頭未被割掉，終有出頭露面的一天。反之，弄政刑刺一類的人物就專習武技，誰出善價就為誰盡力，甚至賣命。至於政治主張或禮儀文教，對這些人根本談不到。所以此時活動於政治社會上的人物，一半流於文弱無恥，一半流於粗暴無狀。兩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徵。

到漢代，游俠之士被政府取締禁止。後世這種人在社會上沒有公認的地位，但民間仍然崇拜他們，梁山泊好漢的水滸傳就是民間這種心理的產品。

漢以後所謂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屬於戰國時代游說之士的系統。漢武帝尊崇儒術，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變的地位。純文之士，無論如何誠懇，都不免流於文弱，寒酸，與虛偽；心術不正的份子，更無論矣。惟一春秋以上所遺留的武德痕跡，就是一種臨難不苟與臨危投命的精神。但有這種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個遍及社會的風氣。因為只受純文教育的人很難發揮一個剛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別優越的天然秉賦。可惜這種秉賦，在任何時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於多數的士君子，有意無意中都變成偽君子。他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身體與人格雖非一件事，但一般的講來，物質的血氣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氣也不易發達。遇到危難，他們即或不畏縮失節，也只能顧影自憐的悲痛嘆息，此外一籌莫展。至於平日生活的方式，細想起來，也很令人肉麻。據荀子記載，戰國時代許多儒家的生活形態已是寒酸不堪。後世日趨愈下。漢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於自己宅後的花園，由此被人稱讚。一代典型之士的韓愈，據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謹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學興起，少數才士或有發揮，多數士大夫不過又多了一個虛偽生活的護符而已。清初某理學先生，行步必然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由，故步奔避。數步之後，恍然悟到行動有失，又回到開始奔跑的地方，重行大搖四擺的再走一遍。這個人才還算是誠懇的。另外，同時又有一位理學先生，也是同樣的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見指摘之後，立刻掏腰包賄賂那人不要向外宣傳！這雖都是極端的例，卻很足表現普通士君子社會的虛偽風氣。這一切的虛偽，雖可由種種方面解釋，但與武德完全斷絕關係的訓練是要負最大的責任的。

一般或特殊

人類發明文字後，文字的備用，最先只是少數人有這個權利。因此凡用文字保存的知識，多具特殊性，少數人能運用它，多數人可不能享受它。直到後來發明了印刷術，而且發明的主要原因便是印行經典，力求普遍。多數人雖因此能享受經典，還是不能自由使用文字。這限制自然是由上而下的，多數人能夠享受文字的用處，已算得到一般化的意義了。照理想說來，社會

純文之士，既無自衛的能力也難有悲壯的精神，不知不覺中只知使用心計，因而自然生出一種虛偽與陰險的空氣。

我們不要以為這種情形現在已成過去。今日的智識階級，雖受的是西洋傳來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於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並未學得。此次抗戰把這種情形暴露無遺。一般人民，雖因二千餘年來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願民，但經過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後，多數都能挺身抵抗，成為英勇的鬥士。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證。至於智識階級，仍照舊是偽君子。少數的例外當然是有的，但一般的智識份子，在後方略受威脅時，能不加社會秩序的混亂，已是很難得了。新君子也與舊君子同樣的沒有臨難不苟的氣魄。後方的情形一旦略為和緩，大家就又從事雞蟲之爭；一個彈炸就及驚得都作鳥獸散。這是如何可恥的行徑！但嚴格講來，這並不是個人的錯誤，而是根本訓練的不妥。未來的中國非恢復春秋以上文武兼備的理想不可。

征兵的必要，已為大家所公認，現在只有辦理方法的問題。目前的情形，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級教育的人，而對知識較高的人幾乎一致免役。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况之下，雖或勉強有情可原，但這絕非長久的辦法。將來知識份子不但不當免役，並且是絕對不可免役的。民衆的力量無論如何偉大，社會文化的風氣卻大半是少數領導份子所造成的。中國文化若要健全，徵兵則當然勢在必行，但偽君子階級也必須消滅。凡在社會佔有地位的人，必須都是文武兼備，名副其實的真君子。非等此點達到，傳統社會的虛偽污濁不能洗清。

沈從文

組織從法老帝王的極端專制，到民主政治的人類原則平等，知識學問的特殊性必然漸漸消滅，一般化必然漸次可以實現。

可是另外還有個事實值得注意，就是人類求生技術越進步，社會越複雜，一切必分工進行，各有所守，各有所專，種種知識學問又會自然而然趨向於專門化，特殊化。一般性日少，特殊性日多。

一個民族的文化或文明，重在一般事情能够特殊化，同時這特殊化的東西又能應用於一般生活。能够這樣，是進步不能夠這樣，是墮落。這是一「必然」的，也是「必然」的。舉個淺近的例，昆明地方城鄉轉運的交通工具，大部分還是牛車，若有人能設法使牛車行動較輕便，或甚至於造出一種木牛流馬來代替，就是一般的特殊化。這種費用少效用大的交通工具，每人都能用，都能有，就是特殊的一般化。提起地面交通工具時我說馬車牛車，不說汽車，因為我們這個國家一直到如今還不能夠真正自造一輛汽車。

關於牛馬車問題，不過借來譬喻一下罷了。文學方面也有特殊一般問題存在，很可討論。

文學作品簡單說來不過是用文字拼拼湊湊產生的一種東西罷了。古怪是它的存在，好像很有用，又好像無用。即如說有用，它的用途又隨人解釋，各有不同。現在假定承認它有用，就文字說，不管它是和普通口語離得極遠，還是和口語十分接近，想運用它來編一支小曲，一段短短故事，使情感或理想成爲一種型式，或者更不怕汗牛充棟來寫一部大書要他發生好作用，必得透澈瞭解它的性質。比方說，在試驗中必作到能令文字「平鋪成爲湖泊，滲聚成爲淵潭」。必有耐心與殘忍，肯「扭屈文字試驗它的韌性，重揮文字試驗它的頑性」。一個作家對於文字的性能瞭解得越多，使用它作工具時也就越加見得「恰當」，我不說「美觀」，說的是「恰當」，正因爲一切所謂偉大作品，虛置文字的驚人處，就正是異常「恰當」處。運用文字，表現自己或社會，希望恰如其意所能言，寫它出來時，且能明白在某一類讀者中必然留下一個什麼印象，可能引起些什麼反應，既是每個作者的願望。這麼說來，瞭解文字性能似乎也可以算得上一種「知識」，而且算得上作家所不可少的知識，這知識稍詳說得不同，便是技巧，調排文字的技巧。

在這時提起技巧，很自然會成爲一種迂論，一種反世遠俗見解。原因是有句話在可解不可解情形下流行。一切文字都是宣傳。

「一切文字都是宣傳」，正如說「一切文字都可載道」，可是自從在作家間流行着這句話後，有好些人從此以後似乎就只記着「宣傳」兩個字。在朝在野服務什麼機關的，也都只記着「宣傳」，不大肯分析宣傳的意義。標語口號流行時，什麼標語口號能產生什麼結果就不大明白。於是社會給這些東西籠統定下一個名辭，「宣傳品」。這名辭內容，包含了「虛偽」，「浮

誇」，「不落實」，「無固定性」，「一會兒就成過去」，種種意義。又給創造它的人一個稱謂，「宣傳家」。宣傳家可分兩種：有少數是能幹的，人雖能幹，依然不會得人敬重。居多倒是愚笨的，因爲彷彿極有信仰，實在無多知識。這件事平常人不能說，不許說，因爲用意雖好，說來還是很容易令拿筆的老實人灰心，護短者生氣。但居指導地位的又照例不肯說。所以慢慢的情形就越來越不同，直到有一天，「宣傳」兩個字當做什麼解釋，指導者也弄得糊糊塗塗。這一天不一定是「未來」，也許「過去」已有過了。

現在我們一提起用文字作宣傳工作時，真是早已由少數專家的特殊知識，進步到多數人的一般化知識了。想誇實它並不困難，許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便是一例。另外給人一種意義是凡拿筆的都可稱爲「文化人」，社會進步戰爭支持全少不了他們。理由是他們會宣傳，正在用筆戰鬥，若讓我們說實話多數拿筆的朋友們，對於這一項知識，應當說實在太薄弱了。「抗戰八股」與「自我批判」兩句話近來在刊物上常可見，說明這薄弱的存在。想增加這種「文化人」的知識，也許還得從宣傳家寫成的小冊子以外想辦法。也許還得另外什麼人寫點東西出來。這本書說不定只是一部小說，內容僅僅寫到普通社會所見的「愚」與「詐」，「虛偽」與「自大」，認識它，指摘它，且提出方式來改善它。與戰事好像並無關係，與政治好像並無關係，與宣傳好像更無關係，可是這作品若寫好，它倒與這個民族此後如何掙扎圖存，打勝仗後建國，打敗仗後翻身，大有關係！他教育的或者只是小部分讀書人，爲的是這些人真正愛重這個國家，有了覺悟，很謙虛的需要接受這種教育。這作品不特內容能啓迪他們，文字也能啓迪他們。

在目前，重慶，或桂林，長沙或昆明，忽然有許多讀書人都被稱或自稱爲「文化人」，這麼一來對「宣傳」好像極有意義，因爲宣傳與熱鬧本來不可分開。文化人多，事情就熱鬧起來了。不過我倒覺得另外有些作家，特別值得注意。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靜，遠離了「宣傳」空氣，遠離了「文化人」身分，同時也遠離了那種戰爭的浪濤情緒，或用一個平常人資格，從炮火下去實實在在討論生活，或作社會服務性質，到戰區前方後方，學習人生。或更抱負一種雄心與大願，向歷史和科學中追究分析這個民族的過去當前種種因果。這幾種人的行爲，從表面看來，都缺少對於戰爭的裝飾性，缺

少英雄性。然而他們工作却相同，真正貼近着戰爭。目的只一個，對於中華民族的優劣，作更深的探討，更親切的體認，便於另一時用文字來說明它，保存它。他們不在當前的成功，因緣時會一變而為統治者或指導者，部長或參政員。只重在盡職，盡一個中國國民身當國家存亡憂患之際所能盡的本分。他們在沉默中所需要的堅忍毅力，和最前線的兵士品德，完全一致。這種人和「文化人」比起來，在當前是個「少數」。

這種人的產生增多，並不靠「宣傳」，火用可以接引，這種人當前看來，戰爭若持久，此後會加多。不拘是作家，是專家，將個人能力參加到戰爭方面時，毫無可疑，這是一個貢獻生命最切實最合理的方式。話說回來，這種人的態度是很容易被輕視與忽視。這種人且常常不免被某種「文化

人」奚落。原因極簡單，「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時間使用文字的人，他若作的是「宣傳」工作，一切無宣傳性的工作，需沉默努力而且更需時間和耐心的工作，都容易被誤解，受奚落。好在這一切是無妨礙的，戰爭一延長，舉凡冷靜而堅實的工作，就會見出它的意義和效果。

據我個人看法，對於「文化人」知識一般化的種種努力，和戰爭的通俗宣傳，覺得固然值得重視，不過社會真正的進步，也許還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專門家，在態度上是無言者的作家，各盡所能來完成的。中華民族想要擡頭做人，似乎先還得一些人肯埋頭做事，這種沉默苦幹的態度，在今可說還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來是一般的。

論中國經濟的進步性

吳半農

抗戰十八個多月，我國的經濟已在其形態和本質上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一方面，由於戰區的擴大，通商口岸的喪失，工廠中心的被佔領，交通路線的被切斷，目前的經濟活動已澈底退入內地，國民生產和收入已大形縮減，物產運銷和對外貿易已受到嚴重的限制。其影響所及必使我國的財政和經濟感到極大的困難。這是無可諱言的。但在另一方面，由於經濟重心的內移，戰時經濟的實施，我國的經濟組織中却也產生了許多進步的趨勢和有利的條件。這些進步的趨勢和有利的條件不僅是目前「抗戰必勝」的重要支柱，並將成爲此後「建國必成」的良好基礎。這是每個關心現階段的經濟問題的人所必需切實認識的。忽略了這些新生的進步力量，必將爲眼前的困難所蒙蔽而成爲民族失敗主義的俘虜，這對於抗戰建國的前途都是有害的。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的，便是我國的經濟生活，隨着沿海口岸和通都大邑的淪陷，國際交通和對外貿易的封鎖，已漸由「對外依存」進到「對內自給」。這一轉變含有兩種重要的意義：（一）鴉片戰爭以來，我國的經濟一直是帝國主義的壟斷和侵略下掙扎圖存，各個經濟部門都充滿着半殖民地色彩；經過這次轉變，我們才第一次踏入獨立自主之途，而漸以平等地位與世界各友邦開始正常的經濟關係。（二）過去國內的民族產業經常受着外廠和外貨競爭的威脅而呈現衰頹不振的現象；現在國內市場差不多已完全脫離

帝國主義的羈絆，外廠競爭固然尖却作用，外貨輸入亦已受到限制，廣大的西南和西北實已成爲我國民族資本發芽滋長的獨占場所。需要決定供給。我們如能善於利用這一良好的時機，民族產業的飛躍發展實是一件必然的事。

第二，我們應該指出的，便是由於都市經濟的破壞，主力民族資本業已大規模向內地移動，漸以西南各省的經濟建設爲其主要的活動範圍。我們知道，我國的資金，由於對外貿易的經常入超，由於內地的兵連禍接，會以各種方式集中於少數都市，造成過去都市「充血」，內地「貧血」的嚴重病症。這些資金集中於少數都市後，一方面由於國內的企業衰頹不振，產業投資成爲有產者的長途，另一方面由於過去政府的公債政策，鈔票政策，銀行界的高利吸收存款政策，以及公債，地產，標金等投機買賣，又轉而積集於銀行家之手，形成了我國民族資本的主力。至一九三五年，這一主力，就我國各銀行的實收資本和公積金言，已達四萬五千萬餘元，就存款言，已達三十八萬萬元之巨。中國的銀行資本，在其形成和發展上，可以說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完全脫節；中間經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我國政治經濟總危機的洗禮，以及政府，對銀行的統制力量的加強，新幣制政策的施行，內國公債的澈底整理和統一公債的發行等重要事件後，雖有少數銀行改變了以前的營業政策而開始參加各項經濟建設事業，但至戰爭爆發時爲止，這類的放款和投資仍屬

嘗試性質，在銀行全部業務中並不占重要的地位；且其活動區域偏集於沿海口岸一二省份而未深入內地。現在則一方面因為海岸經濟的破壞，一方面因為戰時統制經濟的施行，各大銀行的總分支行及辦事處業已遍佈內地各城市，在政府的策勵和指導下，積極參加後方各項重要的經濟活動，如經過經濟部工礦調整處對各工廠作遷移放款，建築和增加設備放款以及營運資金放款，經過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對各重要出口商品承做押匯，以及經過經濟部農本局對內地農村作農田水利，生產，運銷，倉庫，合作等貸款是。此外內地各省政府建設事業亦多有各大銀行參加。總之，目前的銀行資本已漸集中內地並和內地的經濟活動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這真是中國金融史上的一大革命，抗戰過程中的一大收穫，是值得我們深切注意的。

第三，我們應該指出的，便是經過這次主力民族資本和新式經濟機構的內移以及政府的積極提倡和統制，內地經濟現代化和統一化的成分已大大地增加和擴大。一般地說，中國工業化的行程雖遠在鴉片戰爭結束後即已開始，但因為種種內在和外在此的複雜原因，這一行程始終沒有獲得長足的發展。直至「九一八」以後，政治的和經濟的危機已經籠罩了全國，東北和華北的經濟已經徹底殖民地化的時候，長江下游一帶的經濟機構才向着現代化的康莊大道大踏步地邁進。這一轉變的特徵，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各點，如資本主力的形成，銀行資本的統一於政府統制之下，貨幣制度和金融機構的現代化，銀行資本的參加經濟建設外，還有水陸空交通的飛躍發展，產業組織的集中化（如國貨聯營公司，中國棉業公司，中國茶業公司，華南米業公司，以及水泥，火柴等業的卡特爾式的聯合組織，等等），國營基本工業的發展，政府與工商業關係的改進，等等。凡此種種無一不是新的經濟發展，新的經濟力量；也無一不是向着經濟統一化和現代化的道路推進。現在隨着長江下游的經濟勢力的內遷，這些進步的經濟組織和經濟力量業已集中內地，與落後的經濟組織和經濟力量發生了接觸，發生了感應，而使其改變面目乃至改變本質。

第四，我們應該指出的，便是隨着戰爭的發展和需要，我國的經濟活動已漸踏上「統制經濟」之途。我們知道，「統制經濟」的呼聲，在抗戰發動的前幾年，即已甚囂塵上，惟當時條件缺乏，除了資源委員會所管理的鎢業外，幾毫無成績可言。現在抗戰十八個多月，各項重要的經濟部門爲了事實

的需要，都已略具統制的雛型，要不能不算是戰時經濟的一大進步。就金融方面言，滬戰發動後，政府即頒布「安定金融辦法」七項及上海銀行業公會所擬「補充辦法」四項，以限制存戶提款。去年三月初僑中央準備銀行成立，政府爲防止敵人利用偽鈔奪取我國的法幣準備金起見，又於三月十二日規定「購買外匯請核辦法」三條和「申請外匯規則」六條，以管理進出口外匯。同年四月間，財政部又制定「商人運貨出口及售結外匯辦法」，「關係機關稽查出口貨物外匯注意事項」，「出口貨物售結外匯之種類及其辦法注意事項」，「郵政包裹售結外匯辦法及其注意事項」，「出口售結外匯二十四類貨品名稱及稅則號數」等項章程，以管理全國進出口外匯。貿易方面，除了上述申請外匯辦法對於進口貨物的數量和種類間接已有相當的統制外，出口貨物方面並由財部專設貿易委員會及富華貿易公司，以負調整對外貿易，管理出口外匯及辦理對俄貿易之責。事實上，這一年來的進出口貿易，由於交通困難，金融呆滯，風險太多；私人已無能力辦理。大部進出口貨物或由政府自行營運，或由政府代運代銷，性質上已略具國營的意味。交通方面，現已有水陸運輸聯合辦事處的設立，直屬交通部管轄，專負管理水陸交通及調整後方運輸之責。且我國的鐵道公路多係國營或省營；目前貫穿西南和西北的兩大公路系統又直接由交通部西南和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管轄之下；故統制更屬易易。工聯方面，除資源委員會所舉辦的各種基本工業原屬國營外，其他私營工廠亦以機料遷移，資金流轉，原料供給，出品運銷，均須依賴政府，無形之中已歸工礦調整處所管轄。即農業方面，由於農本局農業倉庫和合作金庫的設立，由於出口貿易的管理和交通工具的控制，重要農產品的生產亦已有統制的可能。

第五，應該指出的，便是抗戰以來，經濟行政機構已日趨系統化和合理化。抗戰以前，中央的經濟行政機關，除了實業部外，還有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所屬的資源委員會三個組織。抗戰發動後，軍事委員會擴大組織，加設第三和第四兩部管理戰時經濟事業。第三部偏於工業經濟方面，於部內設工礦調整委員會及液體燃料固體燃料等管理處。第四部偏於農業方面，於部內設農產調整委員會。這些機關或權限不清，或系統不明，可謂極紛雜紊亂之能事。現在則或經撤銷，或經歸併，已全部統一於經濟部之一了。又如戰前原有國際貿易局一機關，戰事發生後軍事委員會又有貿

易調整委員會之設立；現在亦已歸併，改稱貿易委員會，直隸財政部。這些都是明顯的例子。此外，中央和各省的經濟行政機構亦多有調整之處。例如廣西的出口貿易原為省貿易處所經營，所得外匯向歸地方支配應用，現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已與該省貿易處商妥。所有出口貨物，除商人營運者外，概由廣西貿易處照「維護生產辦法」定價收購，轉售貿易委員會運銷。又如雲南出口貿易亦向為省貿易機關所統制。最近財政部貿易委員會業已派員商洽調整

我國管理外匯的匯率政策問題

王元照

我國在二十四年冬改革幣制時，本係採取外匯本位制度，根據過去數年匯率及當時特殊情勢，頒了法定匯率，每元等於一先令二便士四分之一，由政府銀行在此匯率下，無限制買賣外匯，以資維持。自戰事發生，直至去年三月初，外匯匯率始終安定。但自實行外匯請核辦法後，滬上外匯市場就發生了外匯暗盤，在第一星期內，下降尚微，其後則跌勢甚猛，雖在四月中旬曾有一度回漲，但五月初又開始猛落，直至八月後半始見穩定，在過去數月中則盤桓於八便士至八便士半間，雖經廣州武漢的失陷，但滬上外匯匯率幸始終未受影響。

因為暗盤匯率比法定匯率要低百分之四十五乃至百分之四十，要用外匯的人，自然都想依照法價向政府請購外匯。但政府為防止資金外逃起見，對於審核用途，標準嚴刻，因而引起各方的不滿。且政府又令出口商人，依照法價向貿易委員會所指定之中交兩行售結外匯，出口商人對此自不大願意，曾多次直接間接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將法定匯率與暗盤匯率差額，津貼他們。因此有人主張乾脆實行貨幣貶值，庶可將此匯率差額取消。但主張維持現在法定匯率者亦有多人。此外有人更主張實行貿易國營，一切進出口外匯，均歸政府經手，藉以避匯率差額問題。

主張貨幣貶值一派的理由，大約可以總括為下列兩點：(一)貨幣貶值後可以減少進口，鼓勵出口，因此，可以改善貿易結差。(二)貨幣貶值後，前時逃避國外之資金，定然回轉，因此我們的外匯基金，亦可以增強。主張貨幣貶值的人，引法美兩國先例，希望貨幣貶值辦法，改善對外貿易逆差，並鼓勵已逃避資金返轉。但他們似乎忽略下列三件事實：第一，

辦法，並已在昆明設立辦事處了。

凡此種種都是抗戰以來我國經濟組織中所發生的重要進步趨勢。而且這些趨勢還要隨着抗戰的進行而繼續發展。我們當然不能以此自滿。但認清這一階段的經濟進步性並利用一切可能去克服困難，剷除落後現象，却是目前所切需要的。

我國主持請核外匯機關，近來對於用途的審查，極為嚴格，故大多數進口貨物，均係用公開市場外匯購來。匯率既較官價為貴，進口物價因之高漲，而限制進口的功效亦已收到。至獎勵出口一節，因為我國土貨輸出，向係以外幣做價格單位，貨幣跌價後，倘使出口商行，不削減貨價，則所有好處，都將歸於他們，國外購貨者並不能得到利益。第二，目前我國雖維持法定匯率，但上海既有公開市場，則要想拋出外匯換回法幣的人，儘可自由去做，不必等貨幣貶值。反之，倘貨幣貶值以後，新法定匯率不能維持，恐反足以引起外匯市場的紛擾和資本的逃避。第三，就是新匯率能維持的話，現在歐美列強間貨幣關係並未穩定，我們又在抗戰時期，一切均在非常狀態之下，似亦非確立新法定匯率之時。所以我對於貨幣貶值的主張，不能贊同。

主張貿易國營一派的理由，大約可總括為下列三點：(一)貿易國營後，出口外匯完全係國營貿易機關所有，可根本免除因匯率差額而生之爭執。(二)我國對外貿易機構及性質，本不健全，可藉國營予以調整，使其合理化。(三)貿易國營後，可以由政府通籌計劃，調動公路車輛，並可以藉此推進匯兌清算及以貨易貨制度，減少支付困難。

但是，國營貿易，在原則上雖有許多優點，實施起來，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許多技術上的困難，須待克服。即在承平時，以我國行政效率的低弱，用政府機關去經營對外貿易，恐尚不免流弊紛繁；現在抗戰時期，似乎更談不到。我現在用不着去詳舉那技術上許多麻煩問題。我只須提出下列三事。

第一，現在許多提倡國營貿易的人，似乎只想到出口方面。國營出口，

只要經營機關有錢去收買土貨，就可利用現有中外私人貿易機構去辦理一切，故比較容易。但進口問題，則極複雜。我們現在進口，除政府機關的購買不計外，大半是從公開市場取得外匯。貿易國營後，倘入超不能驟減，經營機關勢須仍向公開市場補購外匯。政府一方面維持法定匯率，一方面又公然以跌價匯率購買外匯，勢將難以自圓其說。

第二，我國進口貿易，多在在外人洋行手中。這當然是一種畸形現象。近年來國人在出口方面，已挽回一小部份貿易。但進口方面仍然幾乎是外商獨佔。自七七事變以來，敵人每佔領一埠，就實行壟斷該埠商業，使外商幾無插足餘地，因此引起英、美、法各國商人的怨怒。我國現在正需三國的信用協助，在此時實行國營貿易，既無絕對需要，又勢必引起友邦商人的反感，不智。

第三，我國並無海軍能保護沿海口岸，因之貿易國營後，進出口貨的海上安全，也成問題。敵人既隨時可以檢查外輪，他們定會拿商品屬於我們政府為詞，與外輪任意刁難搗亂，而國營貿易亦大受阻撓。

主張維持法定匯率一派的理由，多係針對貨幣貶值一派的主張而發。他們所持理由不外下列兩點：即（一）貨幣貶值後，進口貨因價格高漲，不易輸入，但正當之必需品，亦將大為漲價，對於抗戰不利。（二）貨幣貶值後，倘不能維持，則不獨已經逃避之資金，未能聽望其返轉，且恐因此人心恐慌愈甚，資金逃走愈多。

但是空言維持法定匯率，而不想用間接方法以補救現局，亦等於掩耳盜鈴。我以為政府應在維持法定匯率的幌子下做文章，十面想辦法去穩定公開市場的匯率，一面想辦法去解決由此二匯率間差額所生的許多問題。

現在公開市場的匯率，在八便士半左右，比較法定匯率約低百分之四十。可是我們的出口貨價，並未增高；因運輸不便，有的並且下降，歐美各國的物價，也並未怎樣下落。照購買力平衡學說來講，我國的法幣對外價值已趨過低，貿易結差當趨有利，若無戰事影響，這個匯率是應該可以維持的。

那末，為什麼同時又要穩定現在公開市場的匯率呢？簡單言之，約有兩點：第一，政府雖然仍舊維持法定匯率，可是照目前現象講，法定匯率的作用究竟有限，大部分進口貨物均用公開市場外匯購來，而貿易委員會所管理

的商品，自今年一月一日起，又已由二十四種減為十三種，出口貨物照法匯率去結外匯的亦已大減，事實上無論國內外仍在重視這公開市場匯率的升降。要想取得友邦的金融協助，我們尤須設法維持此公開市場匯率，不使其再行下跌。

第二，我國管理外匯的目的，除防止本國資金外流，和國際收支平衡外，本尚有第三種任務，就是防止敵偽破壞我國法幣的陰謀。敵人早在那裏講什麼「日滿支貨幣集團」。他們規定偽滿洲，偽華北準備銀行的一圓紙幣，和日元三者相等，聯成一片。他們早想把我國貨幣也擄進去。可是因為我們法幣對外匯率在公開市場已跌落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沒有辦法聯在一起。同時因為日圓在我國暗盤跌落甚大，政府審核申請外匯又嚴，所以沒有什麼辦法去施其搗亂伎倆。為維持我國幣制完整起見，外匯跌價倒有一種保護作用。所以在最近將來，我們也用不着使公開市場匯率再上漲回去。

且就歐美各國管理外匯的實例來講，實行多元匯率制度的國家也不是沒有；南美洲多數國家，至少都有兩個匯率，即一個法定匯率，一個自由市場匯率。歐洲管理外匯國家，多數固只有一個法定匯率，但他們對於一部份出口外匯給與升水，進口外匯增徵附加。這在實際上也等於多元匯率制度。因上所言，我們現在儘可不必取消法定匯率，或實行貨幣貶值。維持法定匯率，在一般人心理上本有極大好处。且維持法定匯率，政府亦無多大財政損失。但同時，政府也用不着去承認公開市場的匯率，因為承認以後，總有相當責任，匯率上漲時固無問題，下落時必有麻煩。故不如在若即若離的關係中去設法維持現有的公開市場匯率。

既要維持法定匯率，而事實上又有公開市場的跌價匯率存在，那末在進口方面就發生公私各方依照官價請求外匯的外匯審核問題，在出口方面就發生貿易委員會管理出口各種商品的外匯結價問題。依現在請求外匯審核辦法，商業組織多由外商銀行代向中央銀行請求，政府機關則直接向財政部請求，政府為限制進口起見，對於各項請求之審核，自不能不極嚴格，商業組織在請求不到或核准數目不足時，倘能在公開市場購買。但政府機關，則因有審計部的規定，苟用跌價匯率購買外匯，便不能報賬。辦理審核手續，本有相當稽延，若結果仍未能請得，則申請機關除更改其行政計劃外，將無他法。關於此點，實應有補救辦法。我意政府機關亦應有在公開市場購買外匯之權；如此便可免稽延要政。

至於須依法定匯率售結外匯之十三種商品，在內地的出口商人，因為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改用公路運輸，成本陡增，雖體量小而價值貴的商品，尚能運出，但較為笨重貨品，則不能負擔此項運輸費用，故政府除應設法增購車輛及改善路政外，並應給付出口商人相當津貼，以資協助。至於付與津貼的辦法，則須視貨品種類及地域而定。

有些人反對給與出口商人津貼。他們所持理由為：（一）給與出口津貼，無異自認廢止法定匯率（二）現在車輛缺乏，就是給與出口商人以津貼，也不能增加出口。我覺得此其理由，都不充分。關於第一點，倘若給付津貼

西北小故事

薛鄰

一 小學的成立

教育廳下令限一個月內在某某兩縣的二十個村子裏成立二十所小學。二十個從外邊新來的小學教育家出發下鄉了。

十天過去了，半月過去了，二十天過去了，教育廳還沒有得到哪一所小學成立的報告。

教育廳長生氣了，親自下鄉去踏查。

派往大井村辦小學的戴銘，會經當過太原模範小學校長的，聽了廳長的詢問以後，皺起了眉頭說：「房子好容易蓋起了，還正在想法到三十里鋪去運木料，因為還沒有桌子。凳子，黑板，也沒有粉筆……」

廳長一聽說，俯下身去，雙手捧起一塊石頭，向屋內一放，「這不是桌子？」「檢起一塊破磚頭扔在石頭旁邊說，「這不是凳子嗎？」

「還缺少什麼呢？」他接着說，指指白牆壁，「這就是黑板，」指指地上的新土塊，「這就是粉筆。」

這樣，在二十所預定設立的小學裏，大井村小學首先成立了。

二 軍帽的來訪

一頂軍帽在炕沿上，從門外闖進來的小虎發見了，嚇得倒退幾步，退出了密洞門，直叫「媽！」

的辦法，不依照匯率差額，僅可算是一種獎勵金，並不影響維持法定匯率政策。關於第二點，我們在戰時，更要體念商艱，從遠慮大處着想，以維持他們生機，而不可過於從政府目前的利益着想。能增進出口，政府就應協助出口商行，不能增進出口，政府才可置之不望。統制貿易，究和國家經營企業不同，故商人的利益不能不予顧到。

總結起來，我主張不放棄法定匯率，但公開市場的匯率亦應暗中予以穩定。我主張在此事實上的雙重匯率制度下，謀輸入輸出的調整，待戰事結束後，再根據彼時情勢，以決定新的匯率政策。

媽與桂花菊花在南公田裏摘南瓜。聽到喊聲，馬上奔過來，怕是狼來了

可是狼倒沒有，可是狼倒沒有這樣可怕。小虎說不出話來，只是呆望着炕沿上。大家踉了他的目光向炕沿上望過去，接着便面面相覷，不約而同的都在想：「軍帽！不得了！」

大家莫名其妙的外跑。小虎跑在前頭，和誰撞了個滿懷，抬頭看：老總！大家抬頭看：老總！穿了新軍服的老總還背了一枝槍呢！

光着頭的老總一把抓住了小虎，說：「幹什麼！你不認識我麼！」

「噢，」小虎對着老總特別紅的紅鼻子，噙開了笑嘴，「原來是三舅父

「三弟，你幾時當了兵了？」

「兵？我是自衛隊。大姐，我們那邊早就有了自衛隊了，你還不知道？」

「不錯，我在高家坡也見過自衛隊，可是拿紅纓槍的。」

「我們昨天把紅纓槍換了步槍了。紅纓槍只能防偷南瓜的賊。要是人家拿了槍，像我這樣，走進來佔了你們的密洞，你們怎麼辦呢，如果大姐夫沒有槍，像我這枝槍？」

小虎的得意了，戴上了三舅父的軍帽。

三 追火車

形容同蒲鐵路上火車走的如何慢，有一個流行的笑話，從前方回來的賀師長又提起了：

「在火車開行的時候，我們可以跳下車來，撒一泡溺，再跳上車去。」

開心煞了小猴子一樣爬滿火車的，把火車當玩具的士兵；急煞了帶部隊趕上前方的有心事的幹部：

「楊方口還遠着呢！」

過了兩天：

「楊方口幾時才能到呢？」

再過了兩天：

「楊方口在哪里呢？」

多謝慢火車，部隊却開到只有幾處砲兵陣地的所謂「國防線」，敵人也就穿進了裏長城。同蒲鐵路隨即被敵人用去了。雖然我們同師的部隊不時的把鐵路切成一段段，鐵路像傳說裏的毒蛇一樣，一段段聯起來又是一條活脫怪物。

然而也多謝慢火車，過了幾個月，它又使我們永遠愉快的士兵大樂了一場，使我們的師長也高興的翹起了鬍子，他過了幾個月，在後方的一塊操場上，講的滿場人都笑了：

「平社車站打下了以後，敵人衝去了一列車。火車逃的雖然快，我們的弟兄們追得可也不算慢，一步不放鬆，直追到高村車站。那裏的敵人，遠遠的望見了我們，因為我們的前面就是敵人自己的火車，不好開砲，不好開槍，眼睜睜看着我們跟火車直衝進車站，以至佔領了車站。站上的敵人隨即往車上逃，弟兄們就去拖，拖下了一挺挺機關槍，還拖下了一條條腿子——一個活俘虜！」

現在呢，現在的同蒲鐵路，賀師長說的好，「有火車走的時候算是敵人的，沒有車走的時候還算是我們的。」

四 進城，出城

頭戴軍帽，身穿軍衣，大踏步走去，全憑腳上的草鞋給老百姓認出了是

什麼人，「游擊」。

老百姓像潮水一樣的把他夾帶到「太平」了的城門口。

偽警察在心裏笑：「游擊」，伸過手去，把站崗的日本兵擋一擋，讓「游擊」從身邊過去了。

走近第二個日本兵的崗位，望見敵人向他一伸手，「游擊」摘下帽子來一鞠躬，「皇軍」得意了，心裏說「順民」，就讓他過去了。

「游擊」在街上買了一切他所想買的東西。

「游擊」在街上碰見了「皇軍」。「皇軍」向他一睜眼，他摘帽子下來一鞠躬，「皇軍」得意了，心裏說「順民」，就讓他過去了。

「游擊」在街上又碰見了「皇軍」。「皇軍」向他手裏新買的一枝牙刷，他把牙刷送給了「皇軍」，「皇軍」滿意了。好和氣的「皇軍」！

半天以後，回到城門口，「游擊」望見守門的皇軍在打瞌睡，機關槍在旁邊休息。「游擊」眼快手快，把機關槍搬到了手裏。

他向城外跑嗎？不，城外還有敵人的崗位。那麼他向天上飛嗎？瞧，他已經回頭向城裏跑了，好小子，那個「游擊」！

過了一會兒，城裏一條僻靜的一所住房的門上響起了敲門聲，輕輕的。「游擊」知道敲重了，裏面的老百姓一定以為是鬼子兵臨門，要進去找東找西找女人。門開了，機關槍得了躲藏地。

「游擊」這才換下了軍衣，像魚一樣，游在老百姓的水流中，敵人的毛手到腳邊去撈摸他？敵人開始搜索了，他開始優游自在的玩了。

一個禮拜了？十天了？走吧。「游擊」借一運菜的大車把機關槍運出了城門，心理想：「還上算，一枝花牙刷換一挺機關槍。」

五 傻蟲並沒有空手回來

十四歲的勤務員，綽號叫傻蟲的，硬要跟隊伍一同去，想檢一些好玩的東西。

飛機場上響着一個奇異的聲音。大家聽慣了手榴彈的聲音，可是第一次，聽見手榴彈接觸飛機的聲音，怪好聽的，一陣陣。

手榴彈得意了：踏過數千里的草鞋也得意了，今夜又得了一種新的經驗

，三隻兩隻踏的上了飛機。草鞋也有踏飛機的福氣！

傻虫投出了兩枚手榴彈，就爬到了一隻負了重傷再也飛不起來的鐵鳥身上。鑽進駕駛座，在朦朧的月光裏，他第一眼碰到的就是明晃晃的一個像小孩子畫的圓臉，就是月亮自己的臉吧？圓臉在傻虫的心上一閃：金的！傻虫眉開眼笑的向圓臉湊過頭去，看見圓臉上只有一撮細眉毛，直豎在面孔上半部的正中。是眉毛呢，還是鼻頭，傻虫雖傻，可是早已從連長那里學會了看錶了，於是他伸出手去抓圓臉，可是頑強的金屬挖子揪牢了，死不肯放手。於是開始了一場激烈的戰鬥。

戰鬥。戰鬥。

傻虫用盡了戰術，還是徒然，圓臉還牢牢的揪在敵人的手裏。

傻虫退出了戰鬥，搓搓手，預備作第二次總攻。忽聽得圓臉嘲笑似的滴滴滴的叫起來，傻虫才發覺外邊已經沒有了喊殺的聲音，爆炸的聲音，機關槍絕望的口吃聲音。沒有風，一片秋夜的寂靜。睜大了眼睛向圓臉望過去，傻虫看見那上面的眉毛已經長了一倍，往下直伸到下巴上——十二點半了。傻虫明白：打壞了一大堆飛機的自己的隊伍已經退走了，留下了他在敵人的手裏。

「連長在歸途上一定會對弟兄們說想去檢東西的傻虫多分給敵人檢去了，」傻虫想，簡直想哭了，呆呆的坐在駕駛座上，恨不能飛出去。

村 漢

李 欣

寨長挨了村漢王且兩巴掌，誰也不信這新聞。但它迅速的播散着，鎮內充滿了奇異的冷笑。因為事情實在太動人了。

馬家巷裏大樹下，像這鎮上的無線電台的收發着四街的瑣碎新聞，沒有一天道漏過任何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有天晚上，烟店掌櫃拿他老婆子的裏脚布擦臉的神密也叫他們揭露出來了，好不希奇！

午飯後，大槐蔭下又堆滿了那羣管閒事的人。他們先由天氣談到莊稼，稍一拐彎，拉扯上寨長被打的事情。有個綽號馬圈用勁吸了口旱煙，把兩隻小紅眼睜住，說道：

「人要是倒臺，鹽也會生蛆。你想，寨長前些時候才死個驢子，背虧七

飛機外的場地上傳來三兩雙皮鞋的沉重的聲音，近了，近了（傻虫的心上：糟了，糟了），可是又遠了（傻虫的心上：好了）。

傻虫知道壞了的累極了的敵人已經不顧破飛機，只知道需要睡眠了，於是鬆了一口氣。隨後他狠狠的一腳踢破了已經把兩撮眉毛一長一短的釘豎在上方的那個俏皮的圓臉。

「給死鬼子報告時間吧！」微笑着說了一句。傻虫輕腳輕手的換下了飛機。他在飛機邊緣檢起來兩枝步槍。「賠我的兩枚手榴彈，」一邊想，傻虫把槍背在身上，回過頭去，輕輕的說一聲「再見。」

「站住！」從七八尺外襲來了這麼一句。

傻虫嚇了一跳，可是馬上聽出是中國人的聲音，說得那麼低的，大了膽，向聲音的來處望過去，看見了一個受傷的戰士躺在地上。走過去一看，認出是十連的一個班長。班長傷了一條腿，要人家扶了才能走，所以傻虫來得正好。

「班長也回來了。」

「傻虫，檢到了什麼東西啦？」

傻虫並沒有空手回來。傻虫帶回來了兩枝敵人的步槍和自己的「個受」的班長。

八十塊錢；道時又挨了王且兩巴掌。好一個禮物！說了他挨着自己的長臉，等待同情。不用提，大家都笑起來了。

王且是個窮莊稼人，老實得像條驢子，向來不敢大聲和人家說話。他的老婆，一個好吃懶做的壞婆娘，也沒挨過他的打；現在倒打起大王來了，一個斗胆！

「他瘋了吧？竟敢打寨長！」教私塾的迂闊先生，是個感疑派，坐在一塊紅石頭上，大腿壓住二腿，手裏捧着牠那日夜不離的老水煙袋，在這羣人中常佔據領袖地位，說話時充滿了自信力。「依我說：他是找死。寨長是餓「有仇為記非君子」的人你們看吧。他會放出法寶來的！」

有人說，「怎麼打起來？」

「麻繩拴豆腐——不用提！王且早幾年不是在寨長家做過活麼？通共二十塊錢工錢，到如今一個也沒拿到。前個多月王且轉手買了寨長家一條驢子，把這筆錢扣了出來。昨天，寨長把王且叫去，向他說，姓王的，把錢來！」

「驢錢我給你，我的工錢呢？」

寨長嘆了一聲，喊着：「你撒賴嗎？什嗎工錢？」

王且就說，寨長你貴人多忘事，好記性。你的你記着，我的倒忘了？寨長當時從椅子上站起來，暴燥的罵着：王且，你放屁。你想訛詐我？你討死了。我×你娘，我會欠你工錢。……趕快給我驢錢，沒有我打你的！哼！混帳東西，你想上天飛？你在做夢。幾句話把王且說急了，往前走了一步，硬幫幫的喊出兩句話：

「寨長，你說話時把嘴放乾淨些。我可也會罵人！」

「哎呀！這還了得！」寨長把水烟袋放到桌上，捲起袖來。「我打你這個雜種！」連咱也沒想到，王且這時竟沒說一句話，走近身伸出手來就打了寨長兩耳刮子。左邊右邊，一邊一下。聽說，要不是有人拉住，這傻子不定幹出來。事呢！說也奇怪，王且打了就走，寨長也沒攔他，只在後面喊着：「好王且！好王且！有你的，你等着。……」你想！這能算完麼！事情當然不會如此完結的。因此大家爭論着預測着可能的一切。

一個婆娘盤坐在樹根旁，不時拿着破月白布衫擦着鼻子上汗珠子，這時把鼻尖一擡，蔑視的笑着：

「該打！難道說只許他壓制別人。我……」

「你！你媽×！」那婆娘丈夫在後面突然截住話頭罵起來。「到處儘聽你說話。你撒泡尿照照，看你那龜孫女的像，是個什麼樣子。還不趕快給我爬回家去！」

那女人想接住說話，但瞧了一下她丈夫的黑毛大腿，有點吃不消，把話吞回去，低下頭再也不言語。心裏却想，「該打該打。」

私塾先生趁大家都靜默的當兒，促着眉頭，眼睛從老水烟袋移到前方坐的女人廣闊胸部，制案似的彈着長指甲說，

「王且太冒失了，工錢是該要，不過！凡事有個理字，總不伸手打人！打寨長就犯了法。孔聖人說：必也正名乎！就是這種道理。假若王且許打寨

長，那還有何法可言，豈不是「王且不王且，寨長不寨長」也麼？」接着覺得用也字不甚恰當，便咯咯咳嗽了一陣，又下個注解。「我說的「王且不王且，寨長不寨長」就是孔聖人說的「君不君，臣不臣」的意思。君不君臣不臣，豈不陷於夷狄禽獸歟？」

有個小孩子插嘴說，「老師，什麼魚？羊角魚？」

「哼！」不知誰在左邊冷笑了，私塾先生趕快把視線收回來，在人堆中大搖羊，什麼大雞雞大，……幾人正笑着聽着。

這時，王且背着一包糠從街上過來，大家好奇的看着他，尤其是那婆娘，眼中充滿了驚喜。王且到這樹下，停住脚步，把包放下來，枯澀的唉着。

「駁駁。！王大哥。你賺價錢？」

「一串。唉！鬼年頭賺也吃不起了。」他拿那破得幾乎掛不住肩頭的黑布衫擦着臉，畏意的望着老先生。

「窮人窮受，天下老鴉一樣黑，有辦法子！」那女人同情的說，後來斜眼瞥了丈夫一下。馬麥圍在塊破磚上磕着旱烟鍋無可奈何的說：

「命，生來是窮命，活着同狗混。有什麼可說的。」

「窮命？」王且低低的不在乎似的說「我不信！窮人受罪吃苦是可以的，窮人可不是活着來受欺負。×娘！×們雖窮也是個人，不是狗！我想了兩天心橫了，沒有什麼道理。打了雜種兩耳巴子。」

是的，他想了兩天，才找出話來說明那兩巴掌是打得不錯，不過他到底是個粗人的那話說得十分笨拙。而且，他的心裏終有點害怕，覺着這種行為簡直是雞蛋碰石頭，是一定要吃虧的。他知着自己力量極孤單，惹不起寨長；鄉人中有許多是敢怒不敢言的，只能給自己不中用的同情，沒人敢站出來幫他，不過事情已經是騎虎難下，只得硬着頸子走上去。

「管他娘，」王且吐了一口吐味，又把糠背起來。「人總得活下去。反正咱們一輩子下點牛力，吃點豬食，生點王八氣，到後來兩脚一伸，完事。都要完的……」

他吞下牛句話，離開了罪人，走回家去了。

沒進家門口，就聽到那臭婆婆的怕人而且幾乎是瘋狂的吵鬧聲。平日他是不會因此而動氣的，因為他覺着那女人僕得可憐；但今天却例外的惹起

了憤慨。

「你這婆娘，整天嚷叫像豬叫誰咬了你？」他把襪包放下，滿臉怒氣的說着。「咱要有一頓八十畝，也會讓你吵窮了！你那天不王婆罵雞似的，罵完槐樹罵柳樹？真不要臉！吵窮，好歹你讓過下去，要不然每個人找個破碗，你東我西到大街上要飯去，那時你就心淨了！」

「我心淨，我心永不淨啦！這一輩子跟着你這窮鬼，一年吃十二個月糠，一年三節沒嚐過一點油水，我問你：這兩個月，誰見過過啥樣子？……」

「老天爺，你向我考究這事情呀！咱家通共有八分地，你就想挑着鬍子喝蜂蜜麼！我沒見過有人像你，說得笑人。叫我說，你也沒有官太太的福氣，也只好上穿破布衫吃糠。要是你嫌我窮，滾你娘的，我不要你這種狗老婆——」

「王且，」那婆娘正想說回罵幾句辣心話，聽見門口有人喊她丈夫，才懷着失去對手的恨意非同尋常，去奶那因營養不足到兩歲還不會走路的孩子。王且出去後，見是本鎮公安局裏的兩個警士，他幾乎喊叫起來！他明白事情發了。這鎮上的公安局作過許多事，比衙門口還厲害，凡事有理沒錢一定吃大虧。鎮公安局長還是寨長的本家兄弟，外號叫「活閻王」。不用問，寨長已下了毒手，點着了心窩子。

「王且，」一個瘦個子警士惡意的笑了一笑。「局長請你去說件事情，跟我們去吧！」

「老哥，他跟我說啥事？我不去。」

「哼！你這個人賣豆腐拖車，懶的派頭不小，還想叫縣長下帖請吧。有什麼事，我們那知道。反正你得去。」

「去！」王且又輕輕的說，「上閻王殿去，我也不怕！」公安局是以前的關帝廟，門口還掛着「大義參天」的匾兒。但許多壁畫都塗了石灰，藍不藍白不白的，上面改寫成標語，左邊是「為富不仁，就是土豪」右邊是「吞食公款，就是劣紳」。局長辦公室在大殿內，屋內陳設極簡單，除了兩張木床，幾張椅子，一張以前是供桌現在當辦公桌的香案以外，牆上凌雜紛亂貼着些縣政府送來的告示，和縣黨部送來的傳單，副官排長把兄弟的名片。泥塑的關公，穿着綉袍依然高坐在上方，全身滿是灰塵，頭上掛着一張蛛網。屋內充滿了大煙的氣味，間雜着粗野的笑聲。

王且先是站在廊下好一會，才被領進去。他木然的站在一角，慢慢的才從煙霧裏發現了那個肥胖的公安局長和一個瘦客人，躺在床上吸煙。那邊有幾位警士圍坐在一領席上撲着紙牌，不時的吐出下流的笑罵。局長却不在意，好像這是必須的。

局長密縫着眼抽完那口大煙，仰臉靜睡一會，才坐起來。一面對着客人說：「少陪，我辦點小事情」；一面走向辦公桌。他並沒坐下，合着一隻眼蔑視的問道：

「你就是王且吧？」

「局長你認識我。」

「哼！剝去你的皮，也不會不認識你這窮骨頭！你現在整天裝瘋撒賴，到處訛詐行凶，不論誰你都打，你以為我不知道。跟你閒話少說，你打寨長了吧！」

王且勉強撐住氣勢說，

「我打他兩巴掌，他欠我帳不給，還開口罵人。是我打他！」

「喝！」那邊有個警士惡意的叫起來。「這伙是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

局長氣極了，不相信他敢說這話來頂撞他，於是拍了一下桌子，（一手灰）把碗茶都嚇得跳動起來。

「就憑你這窮窮光蛋，寨長會欠你帳，你想綁他的票吧！他罵你是你混蛋，要不然他罵過誰？一輩子他也沒罵我一次。叫我說，你不是王且，你是王八且！」

衆人都哄笑起來，尤其是床上的客人，笑得簡直像驢子叫。王且咬着牙，強忍下這口氣，低聲說道：

「局長叫我來，就為的是罵我麼？」

「別聽了我的嘴！我有開功夫罵你！」局長坐下來，慢條斯理的說「王且，你的事情你知道，不用裝傻。你以為打了寨長兩巴掌，事情就算完了；他不是紙老虎，你一戳就破，破了又完事。他在我這裏告下你，賴帳行兇。我這門兒飯，要得管這事，你怎樣說吧？」

王且不服輸說：

「局長，你當然要管的。你不是公安局長，也管得著。你是公道人，我

的話已經說過：他欠我賬，我扣錢；他罵我混帳，雜種，我就打他。別的也沒說，反正正在你手下，你隨便辦吧。」咬著牙，一思索，又續上兩句：「我明白這事我鬧不出個理來，他是隊長，我是個窮光蛋！」

「你知道是窮光蛋就不該動手打人呀！」

「×他娘，作死的傢伙！」

「×他娘，作死的傢伙！」

「公安局長把臉一沈，他喝了口茶，死板板的說道：

「我也不打你，省得人說我欺負你。不過官司我要這樣判：你把葉長的錢拿出來，再罰你個二十元，違警律第四條，限三天辦齊。假若你，那就不客氣了。」

「局長，你不用客氣，」王且被這分派氣極了。「你讓我死吧！」

「哈哈，」那邊傳來的笑聲。

「你死？想的倒痛快。死就可躲過去麼？你一條命值幾個錢？想死有日子呀！你把罰款出來，再死，誰也不拉你。」局長說過後，向客人瞥了一眼，

「沒錢怎麼辦？」有的法子。」

「沒錢怎麼辦？」有的法子。」

局長堅決的話兒把王且困住，他知道他的根底，魚到了網上，縱有翅勝也飛不了。不承認就押起來了，解上縣裏去。鄉下人誰不怕進縣衙門。有個結果！

這村漢粗中見細，明白上了套，脫不了，於是低聲下氣向局長說：「局長，你真想乘公辦罷。我承認罰款，不過我那有手，賣地也要人阻當！讓我回去想法子好不好？」

「你盡力去辦好了。」局長笑了，好像一石頭打中了一個野雞，在掠獲物面前露出勝利的笑容。「你服了，我幫你忙主持公道！」等兩個警士跟着王且出去時，局長向那嘍囉朋友說：「大爺，你瞧！我這地方人，多討厭！

你討厭，我也有一套套住你動不得！

王且回到家裏，看見老婆子正抱着孩子在那裏哭，他帶着氣喊道：「都與我滾出去！表子婆娘，你不趕快走開，我就要殺了你！」

老婆子停住哭，瞪着驚奇的眼睛望着他，不知道他想幹什麼壞事。王且握緊拳頭，鐵青着臉，瞧了瞧身後的警士。於是把拳頭在老婆面前搖動着，幾乎撞着她的鼻子。「走！趕快走！連你的臭孩子一起都滾開，這裏再也不許你住了！」

老婆子聽了這話，突然明白情由，知道這吃糠的地方也要給人了。像做戲一般，把孩子一摔，母子二人同坐在溼地上都大哭起來。王且知道她的脾氣，沒等她向地上滾，就一把拉到門外，讓她隨便哭去。

「×你娘，沒出息的東西，只會哭！哭有什麼用？」

他抱着孩子，向警士點了點頭，苦笑了一下，說道：

「家，地，東西全給你們留下了，你們隨便辦吧。回去告訴局長說：你們親眼瞧着，王且光身子和老婆出去了。再不用局長費心來傳我！日子多，君子報仇三年，有時快咧。」

說着，揀孩子在臂下，任孩子哭喊，揚長走了。

兩個警士像木人一般的怔住，看守着這幾間破得狗窠似的屋子，半晌說不出話來。（完）

本期撰者

雷海宗先生是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吳半農王元照兩先生俱是經濟學者前者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後者在某銀行服務。薛鄰先生是詩人，是四川大學教授，刻在西北考察。李欣先生是一位青年作家，刻在河南從軍。「西北小故事」與「村漢」均是從前稿寄來的。

今日評論

編輯兼發行者

每星期日出版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刷者

朝報印刷廠

代售者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國幣五分

訂閱

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

本刊已呈請登記

本期審查證字第一一五號

新動向

第二卷第一期要目

- 抗戰與中國文化檢討
- 開教化（新事論之七）
- 曉明士大夫階級生活
- 美國對華工業借款的討論
- 合作組織與農村經濟問題

楚圖南
馮友蘭
吳晗
劉葆楷譯
楊體仁

雲南日報社出版
本及各界書局經售